

■青春岁月

好友“二张子”

□史占清 文/图

翻开珍藏的相册，这张发旧的黑白照片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。照片上这位搬煤的年轻人叫“二张子”。30年前，宣武区白纸坊、牛街一带的孤寡老人、五保户一提起“二张子”，几乎都会挑起大拇指：“好人、实诚、不惜力、有爱心……”可以说，这是老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对“二张子”的一致好评。

“二张子”叫张志强，可很多老大爷、老大妈真叫不出他的大名，只知道他在家排行老二，所以一来二去就把这“二张子”叫响了。甭管是走进哪条胡同，哪个大杂院，只要是听说“二张子”到了，大爷大妈早就把院里挡道的自行车挪了，把茶水沏好了，就跟招待自己的儿女一样。其实，“二张子”不是哪一级的领导，也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他就是个送煤的，整天穿一身沾满煤灰的工作服，蹬着满满

的一三轮车蜂窝煤，满脸汗水一趟一趟的往居民家里搬。这“二张子”说话有点磕巴，几百块蜂窝煤都摆好了，早就想好了的那句暖人心的话还卡在半截上，敏行讷言这个词用在他身上真是最恰当不过了。在老百姓心里，“二张子”绝对是个好人，因为有他，所以家里过冬用的煤就不会断了烧的。

张志强是南横街煤厂的一名送煤工，当年，他是从摇煤球、送煤球和劈柴、搪炉子做起的。后来，北京的家家家户户开始烧蜂窝煤，他又开始送蜂窝煤。在南城居住的普通百姓多，平房大杂院多，前些年流传这么一句调侃的话，说是在平渊里一带搞危旧房改造，拆迁了2000多户居民才拆出一个副科长来，还是个以工代干的。因为住在这些大杂院里的都是咱老百姓，家家做饭、取暖都得烧蜂窝煤，尤其是那些孤寡老人、



五保户，一到秋风乍起，就得赶紧忙乎着冬储蜂窝煤的事，这“叫煤”“送煤”就得找“二张子”了。

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西砖胡同、烂漫胡同有几个大杂院，里面住着百十户人家，因为是院套院，中间的过道又窄又长，长的有十几米，窄的只有二尺多宽，搬着一板煤得侧着身子，一步一步挪着过去。“二张子”给最院里的盲人送煤，一送就是十几年。为此，北京电视台在介绍劳模人物栏目里，专门给他录过像。后来呢，北京治理大气污染，一些家庭用上了液化气，煤场也分出一部分职工，负责给居民换液化气。领导上考虑到“二张子”这些年来工作很辛苦，准备给他调换到液化气代换点，一

来可以减轻一些劳动量，二来还干净。可“二张子”还是坚持为那些没有用上液化气的孤寡老人、五保户送煤。他说：“我作为一名宣武区的人大代表，通过送煤能和老百姓经常接触，听到人民群众的诉求和呼声，及时向政府反映问题、解决问题，心里边踏实。”

如今，北京中心城区的市民都用上了天然气，过去的煤场现在也都转产了，年逾花甲的“二张子”也光荣退休了。他在煤炭行业干了一辈子，先后荣获了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章、北京市劳动模范、“五四”劳动奖章。他不图名、不图利，一心只愿为老百姓干点事，我为有“二张子”这样的好朋友感到骄傲。

■家庭相册



我的名牌大学梦

□刘林 文/图

1999年高考，我只上了一所专科学校。父亲让我复读，说我成绩不错，应该是发挥失常所致。我没有听从他的意见，决定去长沙念书，早点挣钱补贴生活。大学时间短暂，一晃而过，我却十分珍惜时光，积极参加社团活动，还考取了不少的证书，想为自己镀上更多的光环。但到了毕业的时候，我却遭遇了“寒流”，屡屡被一些心仪的单位拒之门外。我降低了标准，虽然有公司伸出了橄榄枝，但待遇不理想，让我的梦想支离破碎。

那时，我交了一个女友，她帮困境中的我分析原因，说我的大专文凭太低，在就业的起跑线上已失去了优势。我懂她的意思，决定参加自考。而我心中一直有个名牌大学梦。在念大专的时候，我经常去湖南大学，很羡慕那里的学子，还曾和其中的一些人交上了笔友。他们鼓励我，说在湖大等我。虽然我最终听取了女友的意见，报考了湘潭大学的本科自考专业，但心中割舍不了对湖大的向往之情。我们在湖大的一个照相馆临时租了一台傻瓜相机，女友一边说“茄子”，一边“咔嚓”拍下了这张相片，留住了一段弥足珍贵的时光。

这张相片带来了好运，我找到了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，有较多的空余时间可以修读自考书籍。我也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拿到了本科文凭，接着跳槽去了一个理想的单位。

拿到人生中第一份奖金后，我和女友又一次来到了湖南大学，她重复同样的动作，我穿着同样的衣服，我的意气风发和我的名牌大学梦一同载入我的青春岁月。

■图片故事

相濡以沫的老两口

□辛述光 文/图



每天清晨，在我家小区对面的街心公园内，我总是能看到一对均已80多岁的老两口在散步。说是散步，因为都上了年纪、走路不稳，老两口用一辆轮椅，二人互相轮换推着对方走上一会儿。两个人都面带笑容，有时还头挨着头说上几句话。这一道风景，住在附近的人们几乎天天都能看见，都说：“这老两口真比小年轻还亲密！”

50多年前的一天，当时刚30岁出头的老王是单位的党委副书记，他在值夜班时不幸煤气中毒，虽经抢救保住了命，但却留下了后遗症，失去了记忆力，连

帽子、口罩都不会自己戴，出门也不懂得躲避迎面开来的汽车。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妻子老商的肩上。老商把几个幼小的孩子都整托到幼儿园，自己日夜守候在丈夫身边。当时人均口粮标准有限，鱼肉等补给品更是缺少，老商尽量让丈夫吃饱吃好，自己宁肯饿肚子。在爱人的精心护理下，老王奇迹般地好转起来。

为了让丈夫尽快康复，老商白天上班，家里雇了小保姆照料爱人；下班后她立即回家，总是在饭后给丈夫念上一段报纸，来增强他的记忆力。每天清晨，她与丈夫一起在街心公园一溜小

跑，就像是电影《锦上添花》中的“老解决”与“胖大嫂”在相互嬉笑追逐。

这一前一后的慢步小跑，是街心公园每天清晨的一道亮丽风景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持续了几十年。如今，跑不动了，老两口用轮椅依然在搀扶着继续前行……

几度风雨几许春，劳燕双飞伴情深。老两口离休多年，儿女们孝顺，老王逢人就说：“我能活到今天多亏了老伴照顾。”老商说：“人这一生长路漫漫，只有夫妻才能共度夕阳。”这话说得真好！

人民委员会颁发的结婚证

□何泉 文/图



月。证书一式两张，上方印有五星红旗，四周是工笔素描的牡丹花边，中间是一对展翅的凤凰图案和审查合于婚姻法的条款。下方是宣武区人民委员会的大红图章及区长蔡平的蓝色手书印章。证书简洁明快，庄重大方。

那年月，结婚典礼都是很简朴的。我的妻子是牛街小学教师，为了不影响到学生上课，我们的婚礼就在她课后的教室举行。课桌一拼，茶水一泡，摆上糖果和香烟，二十多位老师和亲友围坐在一起，主持人宣读了这张证书，高喊着向毛主席像，向

来宾和互相之间的“三鞠躬”，这桩婚姻大事就算大功告成。同事好友送来了毛巾、茶缸、脸盆、镜子等，上面都印着红喜字。

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在这张金黄色证书的监护下，我们的婚姻航船从“新婚燕尔”到“老来成伴”，有过不少的磕磕绊绊，更多的是装载了包容、理解和信任，一路风雨沧桑，已然驶出“金婚”的港湾，继续前行。这张仍然光彩夺目的结婚证书，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迹，见证着我们的人生旅程，我们将好好地珍藏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不用笔写下来，为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

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 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1963年10月19日，我和妻子在原宣武区民政部门登记结婚，新奇的发现这张结婚证书竟然盖着宣武区人民委员会的公章。那时，还没有开展文化大革命，结婚证上的公章应该是宣武区人民政府，不知怎么出了个宣武区人民委员会，人们都觉得特别新鲜。

如今，这张尤显珍贵的结婚证，已伴随我们走过了52年的岁